

南唐十三
年

十國替
五

南唐書

十國春秋

十國春秋卷第二十七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崑山徐樹穀藝初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

重校刊

南唐十三

列傳

潘佑

廖居素

趙仁澤

段處常

潘佑幽州人祖貴事劉仁恭爲將劉守光殺之父處常脫身南奔事烈祖爲散騎常侍佑生而氣宇孤峻閉門苦學不營資產文章議論見推流輩中書舍人陳喬戶

部侍郎韓熙載交薦于元宗起家秘書省正字後主在東宮開崇文館以招賢佑預其選及嗣位除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未幾後主命博士陳致雍議納后禮又使徐鉉與佑參議其間佑援據精博立論以沮之文采斐然後主奇其議頗見施用由是恩寵日隆改知制誥已又詔草勸南漢書文不加點累數千言最後畧云皇帝宗廟垂慶清明在躬冀日廣徽猷時膺多福徒切依仁之戀難窮報德之情望南風而永懷庶幾撫我指白日以自誓夫復何言情辭欵洽識者稱之遷中書舍人後主時時呼曰潘卿酷喜老莊家言常作文名曰贈別其

辭曰莊周有言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則哀樂不能入也僕佩斯言久矣夫得者如人之有生自一歲至百歲自少得壯自壯得老歲運之來不可却也此所謂得之者時也失之者亦如一歲至百歲暮則失早今則失昔壯則失少老則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此所謂失之者順也凡天下之事皆然也達者知我無奈物何物亦無奈我何也其視天下之事如奔車之歷蟻蛭也值之非得也去之非失也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是爲中國其間含齒戴髮食粟衣帛者是爲人剛柔動植林林而無窮者是爲物以聲相命是爲名倍物相聚

是爲利彙首而芸芸是爲事事往而記於心爲喜爲悲
爲怨爲恩其名雖衆實一心之變也始則無物終復何
有而於是強分彼我彼謂我爲彼我亦謂彼爲彼自
謂爲我我亦自謂爲我終不知孰爲彼邪孰爲我邪而
世方徇欲嗜利繫心於物局促若轅下駒安得如列禦
寇莊周者焚天下之轅釋天下之駒浩浩乎復歸于無
物與開寶五年更官名改內史舍人時國家日衰削用
事者充位無所爲佑憤切上疏極論時政歷詆大臣將
相詞甚激訐

詞品載佑
失了東風

常應後主令作詞有云已後主
一半蓋諷其地漸侵削也

雖數賜手札嘉歎終無所施用佑七疏不止自請歸田

廬乃命佑專修國史悉罷他職而佑復上疏曰三軍可
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乃者繼上表章凡數萬言
詞窮理盡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奸邪曲容諂僞遂使家
國悵悵如日將暮古有桀紂孫皓者破國亡家自己而
作尚爲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姦回敗亂國家不及桀
紂孫皓遠矣臣終不能與姦臣雜處事亡國之主陛下
必以臣爲罪則請賜誅戮以謝中外辭旣過切張洎輩
復從旁擠之後主遂發怒以佑素與李平善意佑之狂
直多平激之而平又以建自造民籍爲諸臣所排乃先
收平屬吏併使收佑佑聞命自殺

陸游南唐書云佑自縊死馬令南唐書云

佐自徙其家饒州處士劉洞賦詩弔之國中人人傳誦

為泣下及宋師南征下詔數後主殺忠臣蓋謂佑也佑

自言其母方娠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顏延之也乞夫人

為子逮生七年始能語曰兒誤傷白龍為上帝所罰因

吟句曰只因騎折玉龍腰謫在人間三十六至是果以

三十六歲畢命有榮陽集三十卷子華仕宋至屯田員外郎李燾長編載李平語佑曰六朝

塚墓多寶劍寶鑑佩之可以辟鬼會張洎亦好其說乃

共買雞籠山古塚地遇休沐則具畚鍤破塚得古器必

傳之良久曰未知此生發得幾塚

廖居素將樂人仕於昇元保大之時為人堅正不為當國者所喜困校書郎二十年始得大理司直後主嗣位

稍遷至夔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三司後主辱昏而羣
臣方充位保富貴國益削居素獨慷慨驟諫冀後主一
悟終不見聽乃閉門却食服朝衣冠立死井中已而得
大字于篋曰吾之死不忍見國破而主辱也徐鍇爲文
弔之以比屈原伍員云

趙仁澤仕元宗爲常州團練使周人南侵吳越乘間出
兵攻常州仁澤戰敗被執歸之杭州仁澤見吳越忠懿
王不拜責之曰我烈祖皇帝中興首與先王結好質諸
天地王今見利忘義將何面目入先王廟乎忠懿王怒
以刀扶其口至耳吳越丞相元德昭嘉仁澤之忠以良

藥傳創獲愈後不知所終

段處常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爲兵部郎中周侵淮南
元宗命處常浮海使契丹乞援處常爲契丹陳利害甚
辨契丹雖通本國徒持虛辭利南方茶藥珠貝而已至
是了無出師意而留處常不遣處常怨其無信誓死國
事數面請契丹主契丹主亦媿其言優容之以病卒於
其地

論曰潘佑歷疏國姦卒用譖死或謂其以狂殞軀者何
邪廖居素沉井致命趙仁澤挾口不撓段處常誓死還
甌要皆可云忠矣

孫晟

孫晟初名鳳

一云鳳其字

又名忌高密人也篤學善文辭

晟有

讀古闕文一卷

尤工於詩少舉進士如洛陽時名進士者類修

邊幅尚名檢晟豪舉跌宕不能蹈繩墨遂棄去南遊廬

山爲道士於簡寂宮常繪唐詩人賈島象置壁間晨夕

事之道衆以爲妖驅之出乃易儒服北走趙魏謁後唐

莊宗於鎮州莊宗建號以豆盧革爲相革雅知晟辟爲

判官遷著作佐郎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爲判官守

殷反伏誅晟棄妻子亡命陳宋間安重誨惡晟謂敦守

殷反者晟也圖其形購之不可得族其家

陸游南唐書云晟天成中

與高輦同事秦王從榮從榮
敗晟亡命今從歐陽五代史
晟逃至正陽未及渡邏騎

奄至疑其狀偉異睨之晟不顧坐淮岸捫敝衣嚙虱邏

者乃舍去漉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得之延與語晟佯

瘖不對授館累日忽謁漢淮南王安廟金先使人伏神

座下悉聞其所禱送詣金陵時烈祖輔吳方招納四方

豪傑得晟甚喜晟爲人口吃造次不能道寒暄而坐定

辨論風生上下今古聽者忘倦烈祖酷愛之使出教令

輒令指因預禪代秘計每入見移時乃出尤務謹密人

莫窺其際烈祖受禪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中書侍郎

元宗立齊王景遂排之出爲舒州節度使治軍嚴有歸

化二卒求殺晟不得

歸化卒二入正晝挺白刃求殺晟入自府西門吏士倉卒莫能禦適

晟聞行在東門聞亂得民家馬乘之奔柵城

遂刺死都押牙李建崇而逸晟

坐貶光祿卿元宗素重之不以為罪累遷左僕射與馮

延巳並相

金陵志云鳳臺山西岡隴之間有孫晟宅韓熙載見其門巷卑陋謂曰湫隘若此何當為

相第邪明年果拜相

晟常輕延巳為人曰金碗玉盃而盛狗矢可

乎然為延巳排侮卒先罷進位司空晟事烈祖父子二

十餘年家益豪富每食不設几案使眾伎各執一器環

立而侍號肉臺盤江南貴人多效之周師南侵圍壽春

破滁州擒皇甫暉江左大震以晟使周奉表請得內附

晟見延巳曰公今當國此行當屬公然晟若辭是負先

帝也旣行中夜歎息語其副禮部尚書王崇質曰吾行
必不免然吾終不負永陵一抔土也已而至周周遣崇
質歸而留晟會暑雨班師晟從至大梁館都亭驛世宗
待之良厚遇朝會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慰
藉甚至問江南事晟但言寡君實無二心未幾周兵數
失利盡喪所得諸州周世宗憂形于色召晟問江南虛
實晟不對世宗怒之未有以發也會周將張永德與李
進不相能倡言重進且反金陵聞之以爲有間可乘遣
蠟書招重進重進上其書中多斥周過惡由是發怒曰
晟來使我言景畏吾神武願得北面稱臣保無二心安

得此指斥之言乎

陸游南唐書云時鍾謨亦奉使在館
俱召見責讓晟正色請死無撓詞

趣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
皆殺之畢命時周世宗猶遣都承旨曹翰護至右軍巡
院問之與飲酒數行晟終不對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
死晟神色怡然索鞵笏正衣冠南望而拜曰臣謹以死
報國乃就刑晟旣死周世宗憐其忠頗悔殺之元宗聞
晟死哀甚流涕贈太傅追封魯國公諡文忠厚恤其家
擢其子爲祠部郎中賜名魯嗣初晟之使周也世宗遣
中使以樓車載晟詣壽州城下諭劉仁贍降晟望城中
改其辭呼曰無墮臣節援兵卽至矣

一云仁贍望見晟
拜城上晟遙語之

日君受國恩不
可開門納寇
世宗怒詰之晟曰臣備員唐宰相豈可

殺節度使叛邪仁贍故純臣而晟亦有以激之云

論曰保大末敵兵壓境搖蕩邊疆孫晟以大臣奉使慷慨

慨不撓捐生取義侃侃之節誠云死有重于泰山者矣

以視鍾李輩懾服疆鄰稽首恐後風烈不較殊哉

劉仁贍

劉仁贍字守惠按劉金曲溪人歐史以仁贍為淮陰洪澤人未審是非父金事吳

武忠王為濠州團練使陸游南唐書云長子仁規娶忠

武王女貴於其國仁贍其季子也仁贍為將輕財重士

法令嚴肅畧通兵家三事烈祖為左監門衛將軍黃袁

二州刺史所至稱治元宗時拜武昌軍節度使平楚之
役仁贍以舟師克巴陵撫納降附甚得人心未幾湖南
戍兵潰歸楚地全失上書者多謂周人有南侵之謀淮
上石偶作人言元宗聞而惡之命斷其首時值亢旱長
淮可涉百姓流入周境遮殺之不能禁由是增修邊備
以壽州最爲要害徙仁贍清淮軍節度使先是每歲淮
水淺涸分兵屯守名曰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爲境上幸
無事徒糜餉無益悉罷之仁贍力爭不可未及報而周
師猝至州人大恐仁贍神氣閒暇部分守禦有若平常
羣情乃安是時統周師來者爲李穀而率兵以拒周者